谈話筆錄

问：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原卷未列訊问地点及訊问人姓名）「編註」

答：李金竹、女、廿七歲、瀋陽市人、現住凤山誠正新村東二巷、八十九號眷、夫郭廷亮、任陸軍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男女小孩各一。

问：你的年齡情形及家庭状况如何？

答：我父鄭子東共有四个太太、生有大哥安瀛、二哥世洲、大姐世英及我共姊妹四人、我自幼随第四母同住瀋陽市鉄西區景新街五十四号（或五十二号）、其餘三母及哥々姐々都不住在一起、这是我已開始上学念小学一年級、大約是我八岁的时候、以前情形就記不清楚了、於民卅七年我结婚後就离開家庭了。

問：你父既姓鄭，何以取名李玉竹？
答：我幼时学名鄭玉竹，抗戰勝利後由母親（第四世）給我改名李玉竹，当时改姓李因我不知道，大概因为我母親姓李的緣故。
問：你父鄭如東經歷情形怎样？家中是否富有財產？
答：我幼时听说我父親曾在營口当过偽滿警察局長，但因我記事以後，只知道他在瀋陽当过稅會会長，到抗戰勝利後的半年我父親就離家走了，究竟到何處去，也不知道，在四十二年年底我生第二个女孩的时候，曾托鄭居安校長（後一科王科長）太太向我告知我父親及大母親实尋都在台湾，她在台北曾见过我父親，因为她也是瀋陽人，大家聊天时谈起來的

她並告訴我要寫信給我父親，但沒有得到父親回信，所以也不知父親的詳細住址。我父親在家的時候，家中總是很有錢的，但究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因為家人對我都不肯講什么事都不肯和我談的。

問：你大哥鄭安瀛的經歷情形你知道否？

答：我大哥鄭安瀛是我大母親所生，從小並不住在一起，記得小時候一直就沒有看見過，直到抗戰勝利後他才到我們家裡吃過飯，才看到他，數年前只知他不在家中，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問：你大姐鄭安英情形如何？

答：我記得大姐結婚後生一男孩，不久就病死了，她死後大約

一两年就胜利了、从前小时候我也没有看见过他究竟什么时候才和她见面我也记不清了。

问：你二哥郑世洲情形呢？

答：我二哥郑世洲是日本东京留学生，胜利后要在沈阳电力公司当职员、从前他在沈阳读书在家的时候较多、现在的情形已不知道、听说他是二妈（日本人）所生、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没有结婚、其妻姓崔、抚顺人、卅七年，我离家时他有一个女孩已经七岁了。

问：你大哥何时结婚、现在情形如何？

答：我大哥是在卅七年前在沈阳结婚、大嫂叫甚么名字、我

不知道，听说是沈阳市人，在他结婚的时候，母亲叫我拿钱去送礼，所以我要参加他的婚礼，当时婚礼是在沈阳省城近大东边的一个西餐馆举行，我去时他们婚礼已经举行过了，我只在那里吃一顿饭就回来了，他们当时是新式结婚，没有介绍人等我都不认识的，以后我即未再见他们，现在听王科长太太告知他们都在当地，但是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

问：你大姐嫁给何人？

答：我大姐在去年春结婚，嫁给姓徐的，大约是长春人在公司里做生意的，自我大姐死后，姐夫情形就不知道。

问：你大哥及大姐从前出走时，你知道吗？

附件10-6

17

答：我小时候、听佣人说，我有大哥大姐都不在家中、但是他俩为何不在家中、究竟到那裡去了、都没人告诉过我。

问：你在家中的事，何以不知道呢？

答：因为我在家中就和外姓人一様，不像一般人家庭的温暖，母亲对我也不关護、所以家中的事我都不清楚了。

问：你曾读书几年。

答：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勝利了，以后没有再读书。

问：你何时与郑庭竞结婚的，经过情形如何。

答：我於民卅六年农曆由沈阳三義合粮栈老闆白金武介绍与郑庭竞订婚，因在预定订婚日期时、郑庭竞因

方有了到前方去了，彼此並未舉行儀式，到舊曆年後他
回來了，便交換訂婚戒指了事，我們結婚是在卅七年四五月
問，因為訂婚後聽說鄒廷亮曾和另一小姐周素蘭訂過婚
我母親即主張不再與他結婚，但我因為無能脫離家庭，為此
曾用鴉片自殺，後來又醫好，即帶私自和鄒見面，以後母
親也就不發表了，這樣到了卅七年四五月間時局已漸緊張
即由鄒廷亮載我一同走，也未舉行婚禮就草草結婚了。
問：你結婚時，鄒廷亮任什麼職務？
答：當時，鄒廷亮任新一軍榴彈炮連長。
問：婚後住在那裏？

答：婚後住在瀋陽小南關，什么街道已記不清楚了。共住約半年多瀋陽就陷匪了。

問：瀋陽陷匪時你夫郭廷亮情形如何？

答：瀋陽陷匪的時候我夫郭廷亮正在瀋陽東大營受訓，瀋陽陷匪後不多久，郭廷亮就回到家來，那時小南關同院已住有匪軍，曾向我先生是幹什么的，我先生說是幹馬伕的，已經好几年不幹了，匪軍不很相信，並想要我先生的手表，我先生沒有給他，因此在小南關住了不几天我們就搬到大東邊附近暫住，在那裡又住了一段時間我們就離開瀋陽，慢慢逃到天津。

附件10-9

问：你们何时离开济阳，逃往天津之经过情形如何

答：我们离开济阳是什么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和离济阳

步行两三天，然后就雇车夜行，共走十余天到天津，在

天津住一星期，我自己先从天津到上海，又过一两个礼拜我先

生由天津到上海住约一个月，然后来的济，过几天就回过营济

算了，从济阳到天津沿途常常遇见匪军检查，因我先

生持有解放证，就通过了。

问：郭廷亮的解放证是那里来的。

答：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问：你从济阳到天津携出多少财物。

第50页

答：除随身衣物，并无带有黄金镯子一对，两个项链，一串，戒指，镶在手上尚且很好，另外还有金块七八个，这些黄金由我先生把它包成一条，准备带走，他们男的，后来听说匪军检查很严，就叫我带在身上，路上没有女人检查，所以就带出来了，到天津后又交给我先生，然后我自己先到上海这些黄金都没有带，只带部份金元券（约五六千元）先生叫我买来或东物，我也没有买，后来我先生到上海带来的黄金都变成金块只剩下几个戒指，共计较多来带出的还多，究竟多少我不清楚，去上海又化一部份，然后带到台湾

问：你知道这部黄金在台湾有否被保存的。

答：他没有对我说過，所以我不清楚。

问：你以未告诉你夫郭廷亮曾经和你父及大哥見面吗。

答：在去年秋季，我夫郭廷亮曾托安校初級班一个学生打听到我父親在台中，但是我们没有去看過他。

问：郭廷亮在瀋陽曾给和你父及大哥見面吗。

答：郭廷亮未曾與我父見过面，但在瀋陽曾经與大哥見面兩三次。

问：你以上所講的話都實在吗。

答：都实在的。

以上筆録经当庭宣读被訊人認为無訛簽名捺指印

附件10-12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李玉竹 敬叩